

# 我的阳台我的梦

■周微燕



资料图

小时候,住在老房子里,雕梁画栋,很是漂亮。但由于房子低矮,光线不好,我们孩子总是不大喜欢。

那时,看见前面的同学家那高高的三间两层的房子,心里便无端地生出羡慕之意。我知道,我不是羡慕她家的房子,而是羡慕她家的大阳台。

那时候,修建带阳台的房子是一大时髦,而一般这样的房子至少得三间连建,这样,中间那间作为连接阳台的房门就可以开得大大的,让房子看起来很是大气。同学家的三间房子便是与她叔叔家的连建的。

当然,那时的阳台,往往比较简陋,绝没有我们现在这般雅致漂亮。常常是正面用几块镂空的水泥板浇筑成栏杆,边上就直接砌上砖块,上面用水泥砌平就好了。为了好看些,有时候也会在这些水泥栏杆上刷上白灰,便大功告成了。

即便这样,在当时我们的眼里,无异于人间天堂。试想,在春暖花开的季节,在阳台上种几盆花,有空时给它们浇浇水,看着这些花草草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芽、抽穗、开花,甚至结果,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。

记得一个春日里,在同学家做作业,非把桌子移到阳台上,再搬出凳子、椅子,团团围坐,名为写作业,实为赏花。看那花骨朵儿在风的轻拂之下,缓缓张开手臂,在空中展开婀娜的舞姿,像极了个妙龄女子在长袖曼舞。凑近一闻,一股淡淡的香气,充盈鼻间。仿佛整个人一下子就被这香气包裹,再也挥洒不开。我想,所谓“暗香盈袖”指的就是这样吧。

如果有月亮的晚上,则更妙了。摆一张摇椅,躺在其上,闭上双眼,轻闻风儿送来的缕缕清香,亦可微眯着眼,看月光淌在花瓣上,只见花朵徐徐伸展,竟像一组慢镜头将一位舞者从亭亭玉立到婀娜风流一一分解,同时香气也渐渐地浓了。在即将完全绽放时,香气越发浓了,似乎要流淌下来。这时,猛吸一口气,嘴里、身体里全笼上清幽的香气,说不出的舒服、惬意,这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。

冬日里,阳台是晒被子的好地方,那栏杆上,一溜铺开几床被子,绝无问题。那花花绿绿的被子,在温暖的阳光下泛着光,那么醒目,又那么漂亮。让人忍不住要摸上一摸。如果此时把脸贴在上面,暖暖的感觉和着阳光的味道一同袭来,让人忍不住昏昏欲睡了。

傍晚,阳光不那么猛烈了,夕阳斜斜地笼在阳台上,给阳台打上一层光影,整个阳台暖暖的,一如春天。此时,坐在阳台上,伸直腿,书搁在腿上,慢慢翻看。文字构建的美妙意象和感觉那么真切地扑面而来,你可以与李白惬意地交谈,与苏轼真诚地交流。

累了的时候,可以看着天空浪涛似的红云,连接着远山弥漫一色的红霞,漂亮至极。身边的书故人一般围拢着,一种久违的亲切感瞬间弥漫全身。捧着书坐着,直到最后一缕阳光从书页里消失,暮色四合,尤不忍释卷。如果不是母亲那响彻云霄的“走归吃饭”的叫声,我想,我是舍不得就此离开同学家,离开那阳台的。想想,那也许就是世界上最美的读书画面了吧。

这一切,都是儿时镌刻在我脑海中关于阳台的美好画面,以至于,长大了,买房子时,我的第一要求便是带阳台的。终于,如愿买下一套前后都带阳台的商品房。装修时,曾经坚决要弄成小时候向往的阳台的那个样子,却被告知,那样太难看了,现在有谁还会这样装修,与整套房子的风格太不和谐了。坚持了好久,看了别人家无数套已装修好的房子后,最终选择了妥协。于是,阳台就被铺上木板,镶嵌了瓷砖,挂上了壁灯,栏杆上还装上可活动的玻璃窗。乍一看,还以为是一间精装修的房子呢,哪里还有我梦中阳台的样子!

我知道,再也不能欣赏那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阳台看你”的意境了,只能巴望着:虽然不能面朝大海,但是希望心中依旧可以春暖花开。

## 糍粑坨

胡新华

下午逛陶山农贸市场时,看到一处并不起眼的地方,有两个人在石臼中捣糯米。一个人抡起大石锤高高砸下,另一个人则不时地翻动着石臼中那热气腾腾的糯米。离他们不远的边上,一个小盆子里,装满了糯面。

这不是在做糍粑坨吗?看到这熟悉的场景,我不觉想起在老家吃的糍粑坨。

老家的糍粑坨可香了。糯米蒸熟后,趁热倒进石臼,然后抡起大石锤,把石臼中的糯米砸得紧紧地粘在一起。糯米砸得差不多后,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,放在油锅里小炸一会儿后捞起来,然后趁热按进早已准备好的糯面中(糯面是用糖、炒熟了的炒面、芝麻等混合在一起做成的),让糯面粘满整个糍粑坨。这个时候的糍粑坨,吃起来是细软的、喷香的,满嘴生津,回味无穷。

其实在老家吃糍粑坨也不容易,一般人平时不怎么做。只有谁家生了小孩子,在孩子满月或周岁时才会用糍粑坨迎接宾客的,请客时还美其名曰是“请吃糍粑”。在酒桌上,糍粑坨往往是最先被端上桌,而且一端上来就是满满两大碗。糍粑坨上桌后,宾客们纷纷伸出自己的筷子,不

仅是自己享受,还会夹一两块放进自带的容器中,准备带回家让家人也一起享受。

我亲眼看到农贸市场中的这两个人是如何做糍粑坨的,我更是被他们这原始做法勾起了食欲。在他们做好糍粑坨后,我毫不犹豫地买了好几块,满以为自己一口气可以吃完。然而,当我吃第一块糍粑坨后,感觉还不错,吃第二块,就觉得少了些味道,而吃第三块时,我便有一种难以下咽的感觉了。

这是怎么回事?难道说这做法有什么不一样吗?我不大明白。我把这感觉说给朋友听,朋友说,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有些东西吃起来就感觉没有过去好吃了。我不大相信,我倒觉得手工、乡土的,应该会好吃得多的。

朋友再想了想,说:你现在吃的,并不是家里人做的,所以就少了家乡的味儿。也许,朋友这话说得正确。只有家乡,才可以触到人的心灵深处,只有家乡的味儿,才是纯正的、香甜的、让人回想的味儿。

## 弱女反扒记

金洁

年关将至,偷盗多起来了,据说小偷近段时间专对背双肩包和兜里放手机的女子下手。这不,几天前我就遭遇扒手袭击,幸亏弱女子我身手不凡,虽惊魂未定,却未曾破财。现将事情来龙去脉细细道来,权当提醒各位小心防范。

那天傍晚,外面下着小雨,我去离家不远的药店买完药走在回家的路上,左手打伞,右手拿药。过了斑马线后,突然想起侄女说她儿子生日让我给写首生日藏头诗,便边走边路思考。正当我沉浸在构思藏头诗之中时,几乎是没有任何征兆的,我突然感觉羽绒服右边口袋里情况异常,不明就里的我赶紧下意识低头查看,霎时间大脑一片空白,根本不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!当那把铮亮的钳子夹着我的苹果手机在我眼前晃动,就那么一瞬间,我好像一下子从梦境中苏醒。那一刻,小偷就站在我旁边,确切地说是紧挨在我身旁,只是他还没来得及转移手机。面对那个一脸镇定的年轻小偷,我竟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,仿佛偷手机的是我而不是他。

紧接着,应该是一种本能吧,我要夺回自己的手机!在狼吞虎咽的过程中,我被推倒在地上,手机也掉到地上。不知是被我的气势镇住,还是看到前面有人过来,小偷放弃了快要到嘴的肥肉,拍拍屁股没事儿一样悠闲地走开了。

这时,旁边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两个年轻人,见我坐在地上,赶紧把我扶起来,问我怎么回事。我从地上捡起手机,对他们说了刚才发生的一幕,并连声道谢。转身离开时,我看见小偷的那把钳

子也丢在现场了,便顺手牵羊,拿过来细细研究,发现钳子内侧两边都贴有防滑材料。

带着失而复得的手机回到家里,情绪稍稍稳定后,我把小偷的作案工具拍下来发到微信朋友圈,以提醒大家多加小心。朋友们的评论纷至沓来,侠女、反扒高手、业余警察、智勇双全等各种善意的调侃简直让我招架不住。同事李老师说:偷鸡不成蚀把米现实版。我调皮地说:此乃偷机不成蚀把米。最有意思的是学生周姿祁,她说:明天让金老师教我们怎么抓坏蛋。她妈妈则问:金老师是不是有武功的?她说:女孩子怎么会武功,肯定是金老师的眼神很厉害!

第二天,我在办公室里说起手机事件,并大发感慨地说,小偷固然可恨,可毕竟还是好人多,就像那两个年轻人虽然还算不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,但他们在关键时刻给予我这个陌生人以帮助,这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行为。话音刚落,就有同事质疑说:他们该不会是与那个小偷一伙的吧?仔细回想当时情景,这事还真有点蹊跷,越想越觉得同事的话不无道理。假如他们真是同伙,而我却蒙在鼓里真诚道谢,不被笑掉大牙才怪。如果他们真是好心人,而我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,冤枉人家,这又万万使不得。此刻,就为这样一个不确定答案,我心里头那叫一个纠结。然而,事已至此,我仍愿意相信那两个看上去根本不像坏人的年轻人,的确是凑巧路过的热心人,而不是事先串通好的同伙,至少这样还能让身处寒冬的我们感受到些许温暖和安慰。

## 给母亲打电话

■干青

每周,一般都要给母亲打个电话,聊聊天家常。尽管电话费已经算在每月的套餐里,可以任意打,有时也忘了打。

给母亲打电话的最佳时段是下午五点钟左右,这时候她和父亲已经吃过饭,正准备看闲事婆和事佬。白天其他时间,母亲常常不在电话机旁,或者出去串门了,或者去菜园了,或者坐在屋前未听见电话铃声。父亲耳朵不好,也会在电话里问几句,跟他说大多听不见。父母夜里睡得早,怕电话打扰他们。

谁啊?母亲拿起电话那头就是这电子信箱句,一听到母亲朗朗的声音,心里就踏实了。如果没接上,自然惴惴不安,难免牵肠挂肚。自报姓名算是通话开始。百问不厌的内容无非是今天吃什么菜,父亲出门了没,母亲除了回答我的问题,会说老家的趣闻轶事、家长里短,村里老人谁谁谁生病了、走了。

这次母亲高兴地说,村头菜园子里剩下的三垄番薯已经都掘了,足足有80多斤,三个番薯都没疤痕,最大的有五六斤重,有的一株藤就有四五个,不怎么施肥不用除草打农药,从栽下到挖只施过一次肥;番薯藤满园,什么草都没有了,更不会生病除虫。这么多番薯挑不动,母亲也不想麻烦别人,用推车推回家,也够两老人吃上许多日子了。菜园子状况是电话里的重要话题之一。母亲还说,她扶父亲到村头

村办公楼参加支委选举了,上下楼还有其他人帮忙搀扶,父亲天天惦记、念叨着开党员大会换届选举,这下子也可以让父亲放心了,选票都是父亲自己打钩的,问他都选了谁也记得。母亲说,村支书人选决定了,想当的人没给当,不怎么样的人给当了。

电话中,母亲依旧心系着她的儿孙,晚饭吃了没,为什么天天这么忙,这么迟才吃饭,女儿有没有回家,工作辛不辛苦等;母亲也唠叨着父亲的脾气,天很早就催她煮饭,很早就吃饭,吃饭都吃得很快,菜偏偏夹一点点,叫他多吃点都不肯,喜欢吃番薯饭。

在北京的哥哥和妹妹也是经常给母亲打电话的,老家发生的有些事情,我都还不清楚,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妹妹和哥哥都知道了,想不到他们掌握的信息比我还及时很多。相比之下,我打电话是最少的,也难怪母亲嗔怪。以至于有段时间,妹妹电话突然少了,母亲连忙打电话问我,是不是妹妹碰到什么事情了。

母亲是很少打电话给我的。母亲不识字,以前连电话拨号都不会拨,后来她终于学会了,很高兴地告诉我已经记住我家里的电话号码。一般见好久没有我的消息,不放心,才挂来电话。实在要紧,碰到我们又不在家,就直接打手机。是父亲报手机号码,母亲按电话机拨号键。

电话不单单传递信息、沟通亲情,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缓解挂牵和思念,更能带给孤寂老人丝丝温暖。

电话

65818090

941222480@qq.com

